中国编辑 2025.9

中国编辑

2025年第9期
总第189期
2025.9

基础学科系列“101计划”教材建设的中国范式与实践路径 / 谭方正　张龙　单蕾　徐沁　郭义

史哲涵韵续文脉　出将入相铸华章
——专访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于殿利 / 本刊编辑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文明逻辑、战略考量与创新路径 / 王学斌

生态学视域下的编校挑战与质量提升对策 / 李云龙

从人机竞争回归以人为本：人与AI协作的发展进路与主体性反思 / 张自中　陆泓承

出版人才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实践突围与进路探索 / 刘志国　高叶儿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来源期刊

编辑委员会

主　任　郝振省

副主任　谭方正

委　员（按拼音排序）

陈兴芜　慈爱民　董保生　段　鹏
冯文礼　高晓虹　郝振省　胡国臣
胡正荣　黄先蓉　黄晓新　贾瑞武
李　锋　李红岩　李　岩　林如鹏
刘超美　刘洪权　龙　杰　马国仓
皮　钧　戚德祥　乔还田　曲　仲
苏雨恒　孙文科　谭方正　童之磊
万安伦　王明舟　王鹏飞　王炎龙
王勇安　杨海平　于殿利　张大伟
张久珍　张廷凯　张晓楠　周国清
周蔚华　庄智象

理事单位（按拼音排序）

安徽教育出版社　社　长　费世平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董事长　朱生营
广东教育出版社　社　长　朱文清
广东人民出版社　社　长　肖风华
华侨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院　长　万安伦
开明出版社有限公司　社　长　沈　伟
青岛出版集团　董事长　贾庆鹏
人民出版社　社　长　蒋茂凝
人民教育出版社　社　长　黄　强
人民卫生出版社有限公司
董事长　李长宁
人民邮电出版社有限公司
总经理　李　文
山东大学
数字出版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孙晓翠

目　次

特稿

4　基础学科系列“101 计划”教材建设的中国范式与实践路径　谭方正　张　龙　单　蕾　徐　沁　郭　义

出版人物

10　史哲涵韵续文脉　出将入相铸华章——专访中国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原副总经理于殿利　本刊编辑部

文化强国建设

18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传播的文明逻辑、战略考量与创新路径　王学斌

25　文化主体性视域下主题出版的理论、实践与价值　李　重　吴　涵

人工智能与出版业

33　区块链技术背景下新媒体版权集体管理信息交互与存储模型反思与重构　赵双阁　孟繁豪

编辑出版学理论与实践

41　转型与重塑：人工智能时代图书编辑角色转变与核心能力构建研究　肖延兵　刘光金　李　军　杨晓雯　刘俊彦

48　新媒体时代传统出版业的转型路径与探索实践　孙　水

54　原则的博弈与编辑的力量——数智时代出版原则与编辑价值的思考　王勇安　张艺瑜

62　动画衍生图书出版的现状审视、困境分析与发展策略　单　娟　王晓菲

68 生态学视域下的编校挑战与质量提升对策 李云龙
75 “屏读”时代数字阅读特征、素养与培育路径 梁 钦 张 颖

新闻传播学理论与实践

82 从人机竞争回归以人为本：人与 AI 协作的发展进路与主体性反思 张自中 陆泓承
88 从感知到记忆：由 AIGC 驱动的智能传播生态研究 康培培 吴逸婷

精品力作与典型案例

94 科技类主题出版项目化运作的实践探索——以“中国科技之路”丛书为例 王 威 郭德征 郭 家

国际出版传播

100 从黑神话到哪吒：数智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出海的数字化突围 李开渝 周润楚

编辑人才培养

107 出版人才应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实践突围与进路探索 刘志国 高叶儿

封二 高等教育出版社
封三 高等教育出版社
封底 高等教育出版社

中国编辑（中国编辑学会会刊）
ZHONGGUO BIANJI
月刊 /2025 年第 9 期 / 总第 189 期

主　　管　国家新闻出版署
主　　办　中国编辑学会
　　高等教育出版社有限公司
出　　版　《中国编辑》杂志社

社　　长　郝振省
主　　编　龙　杰
副 主 编　刘　佳　余大品

执行编辑　吴　婷
责任编辑　赵　耀　马伊颀　吴　婷
　　孙　莹
行　　政　梁　锦
设　　计　刘晓翔　王　鹏
责任校对　王　巍
责任印制　刘弘远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德胜门外大街 4 号
邮政编码　100120
编辑部电话　010−58582287
编辑部邮箱　zgbj@vip.sina.com
投稿网址　https：//publish.cnki.net/bjzg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1−922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4795/G2

印　　刷　天津鑫丰华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发行范围　国内外公开
订 购 处　全国各地邮局
发行代号　国外 BM−1746　国内 82−594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 8032 号
出版日期　2025 年 9 月 20 日
海外总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定　　价　20.00 元

微信公众号
zgbjwx



投稿者应保证稿件不含有侵犯他人著作权等合法权益的内容，本刊保留对刊载的来稿进行适当修改和删节的权利。

为适应我国信息化建设，扩大本刊及刊载文章的传播交流渠道，本刊已被中国知网全文收录，且本刊可以许可第三方将刊载文章的全部或部分在世界范围进行复制、发行、汇编及信息网络传播。

投稿者向本刊投稿的行为即视为同意本刊上述声明。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
“中国系列”原创性教材建设重要成果
高校经济学学科相关专业核心课程教材





广告

发行 北京报刊发行局
订购处 全国各地邮局
发行代号 国外 BM-1746 国内 82-594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671-9220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11-4795/G2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第 8032 号
定价 20.00 元

ISSN 1671-9220

高等教育出版社
Higher Education Press

地　　址：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4 号
咨询电话：400-810-0598
网上购买：www.hepmall.com.cn

从人机竞争回归以人为本：人与 AI 协作的发展进路与主体性反思

张自中　陆泓承

［摘要］人工智能（AI）的发展正在深刻改变人类社会和劳动形态，带来了诸多人机伦理问题。DeepSeek 等推理型人工智能和 Manus 等人工智能代理产品的出现更进一步加剧了“机器换人”的担忧。本文探讨了人类与 AI 协作中的“以人为本”原则，梳理并分析了协作的三个阶段：工具化、拟人化和代理化。在工具化阶段，AI 作为效率工具，替代了人类认知劳动中的重复工作；在拟人化阶段，AI 具备类人行为能力，挑战了人类主体性；在代理化阶段，AI 自主决策，进一步消解人类的主导地位。为应对这一挑战，文章提出技术谦逊伦理路径，主张重构人类的认知、情感与决策权，设立人机互动的伦理边界，推动 AI 从“决策者”转变为“建议者”。最终，文章强调在技术创新与人文关怀之间找到平衡，确保人类在 AI 协作中的主导地位和主体性。

［关键词］人机协作　人工智能　DeepSeek　Manus　以人为本　技术谦逊

伴随着全球科技浪潮的涌动，人工智能（AI）作为新质生产力的典型代表，正深度重塑各行业发展格局、加速推动社会变革[1]。2024 年，《政府工作报告》首次提出了开展“人工智能 +”行动，进一步明确了 AI 在国家发展战略中的重要地位。当下，我国 AI 在数据、算力、模型等多方面均取得较大进展，其中，DeepSeek 基于推理模型与搜索能力的双重优势，引发了世界范围内的广泛关注；Manus 通过自主任务分解将复杂任务拆解为多个子任务，并动态调用不同的代理工具来执行每个子任务，最终完成整体任务。DeepSeek 的深度思考能力和 Manus 的任务拆分能力在人类工作中的各种突出表现和广泛应用也进一步加剧了“机器换人”的社会担忧。

在行业高速发展的过程中，随着 AI 在情感识别、社会理解、任务代理等多个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曾被认为是人类独有的主体性特征遭遇挑战[2]，这不仅使传统理论和概念备受冲击，也带来了诸多人机伦理与哲学问题。例如，在人机交互过程中，尽管自动驾驶、AI 创作等创新场景为人类带来了巨大便利，但人类在与 AI 的协作中逐渐丧失了自身的独特性，隐私权、知情权、决策权等的让渡也在逐步加深，社会对 AI 取代人类和消解人类主体性的担忧愈发严重[3]。AI 替代人类的边界在哪里？人类是否应主导人机协作，如何最大化地释放人机协作的效能？这些问题已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并且逐渐成为人工智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4]。

这一背景下，AI 治理开始受到全球重点关注，各国也积极探索不同的 AI 治理路径。尽管不同国家和地区在 AI 治理上的重点有所不同，但全球治理的共同趋势是从聚焦技术本身逐步向关注人本理论和社会价值回归[5]。当前，“以人为本”已成为人工智能治理的重要方向之一，也是中国治理实践的关键原则之一。然而，由于实践积累尚不充分，这一原则尚未得到充分的理论阐述和价值分析，因此也未能得到足够的重视。基于此，本文从演进脉络和现实问题的双重角度出发，深入探讨人机协作中的核心逻辑与关键问题，探讨当前阶段人机协作瓶颈的根本原因，并尝试提出突破路径，旨在通过对人与 AI 协作过程中的主体性反思，充分理解以人为本这一核心原则在人类与 AI 协作中的价值。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一、人与AI协作的演进脉络与核心逻辑

人类与机器的竞争与协作、机器对人类的仿真与取代等现象，并非AI时代的独特产物。早在AI时代来临之前，人类与机器的交互就已存在，并以“劳动”作为逻辑链条，引导出人与机器主体性的争夺和博弈历史[6]。传统技术中心主义视角下的人工智能史，通常以图灵测试为人工智能的起点，随后根据技术突破来划分其发展历程，本文则从机器视角来梳理人与AI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如何竞争与协作，分析AI在社会劳动分工中的角色流变。

（一）工具化阶段：AI增强人类认知劳动

在深度学习出现之前，AI并未突破传统的人机分工模式，其应用范围仍局限于工具化领域，更多是作为扩展和延伸人类劳动的工具，帮助人类从重复性、规律性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提升整体社会生产效率。

在工具化阶段，人类与AI协作的典型应用是工业生产中的智能控制系统。在这一场景中，AI主要用于实时监测生产设备的运行状态，预测故障发生的可能性。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的AI与数控机床、传送带等初级智能设备并无本质区别，它们的共同作用是解放特定的、简单的、重复性的人类劳动。AI本身对劳动对象和劳动成果的影响较小，即使没有AI的参与，人类仍能依靠自身的劳动维持生产过程，只是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

从本质上看，工具化阶段的AI在人类认知劳动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显著减少了人类在重复性工作中所耗费的时间[7]。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当时的人工智能仅能执行较为机械的程序语言，人类可以通过制定详细的规则对其进行全面且有效的控制。因此，AI在物质生产中的角色是辅助性的，且以人类制定的规则为行动准绳。人类劳动者在这一历史阶段中始终牢牢掌握着生产的主动权，因此，从对于人类劳动的作用来看，早期的AI技术与其他创新性生产技术和智能设备并无太大差异。

（二）拟人化阶段：AI挤压人类劳动空间

深度学习技术的出现开启了AI的拟人化阶段，也成为AI与人类协作的关键转折点。深度学习赋予AI强大的自我学习和模式识别能力，AI不再依赖于人类预设的规则和特征工程，而是能够从海量数据中自动进行特征提取。这一突破推动了AI在自然语言处理、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领域的跨越式发展，使其在模拟人类认知模式方面取得了显著进展。

拟人化阶段的人机协作得益于AI对人类认知劳动的深化仿真。在深度学习的技术驱动下，机器能够替代的人类工作开始不断增加。同时，基于深度学习的技术支持，AI从工具化阶段的“规则导向”开始向“数据导向”转型升级，致力于探寻数据的最优解。在规则导向的AI模型中，AI的行动路径和决策逻辑完全基于人类设定的规则和程序，因此，人类能够清晰地理解或回溯AI的决策过程。但在深度学习的驱动下，大部分AI模型不再关注输入和输出的因果关系，转而更加关注召回率、训练精度、数据拟合度等优化指标，这也使得AI的决策过程被直接包裹在复杂的“算法黑箱”之中，难以被人类理解和解释。在这一模式下，面对AI的决策结果，即便身为模型的开发者和训练者，也难以知晓特定结果背后的原因与逻辑。

当然，在这一阶段，由于AI的拟人化状态刚刚起步，因此对社会劳动所造成的影响仍相对有限，尚不至于完全替代人类的认知劳动，人们对AI的决策和认知仍保持审慎态度，AI在社会劳动中仍受到较大程度的人类“监督”。从应用层面来看，尽管社会各界逐渐接纳AI，但考虑到AI难以独立完成复杂、联动性的任务，因此早期的AI技术主要被应用于相对简单、娱乐性的认知场景中，如游戏内对话等。此时，尽管人类已经让渡了部分权力，但在与AI的协作中，人类仍然扮演着关键的监督角色，对于社会劳动仍具有关键的主导权。

（三）代理化阶段：AI主导部分人类认知劳动

伴随着人与AI协作进入代理化阶段，AI开始可以独立承担更多综合性、多模态的复杂工作，社会也开始逐渐接受AI对于部分工作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全面代理（如AI同声传译等）。同时，AI产业的竞争日益激烈，也变相地让AI使用成本和门槛不断降低，曾经依赖专业团队和资源支撑的AI应用，如今能以较低成本被广泛应用于个人日常生活。

这一变化也对人与AI协作的劳动形态和价值体系产生了深远影响，让人类与AI的劳动竞争愈发激烈，AI取代人类劳动似乎成为了不言自明的社会趋势，甚至在某些领域中，人类劳动需要服务于AI，受到AI的主导[8]。一个典型的例子是，AI时代数据标注员和程序测试员等新兴工种的出现。在这些工作场景中，人类不再是认知活动的主导者，其主要任务是服务于机器劳动，甚至某种程度上，人类成为了AI模型的“感觉器官”，负责为其提供数据支持和反馈判断。在代理化阶段，原本“被解放”的人类劳动再次回到了重复、机械化的状态，这使得“机器换人”的担忧愈发受到社会关注。从更广泛的社会劳动场景来看，人类不仅在更大程度上向AI让渡了隐私权、知情权等，在某些劳动情境中，劳动者还不得不将决策权和判断权交给算法，甚至当Manus等人工智能代理产品出现后，控制AI这一行为似乎也已可以完全交由AI完成。显然，在人类与AI协作的过程中，人类的主导地位正逐步被削弱，这也构成了社会对AI技术保持警惕的根本原因。

在这一趋势下，人类能否继续主导认知劳动，这一疑问成为当前人工智能发展中的一个关键问题。需要承认的是，从劳动分工的角度来看，AI在诸多认知领域的表现超越了人类。然而，这种观点忽视了一个关键事实：认知劳动的核心价值不仅依赖于认知过程和认知对象，还依赖于“好”与“坏”的价值判断。机器虽然可以模拟人类的决策过程，但无法真正理解和内化决策背后的伦理和情感因素，更无法从根本上完全阐明价值判断的过程和逻辑。人类习惯性地将自身的权力与主体性同AI所提供的便利和效率进行交换，却忽略了人类自身权力和主体性的价值也在不断彰显。因此，呼吁人类劳动主体性的回归，反思人与AI交互中的主体性是必要且紧急的时代任务。

（四）未来：AI与人类深度协作的基础——主体性的回归

纵观人与AI交互的漫长历史，人类和AI的认知劳动各有其独特性和优势，两者之间并不需要陷入零和博弈的困局之中，人类和AI也存在着相互协作、相互赋能的可能。

解决人与AI深度协作问题的关键便是实现两者之间的相互理解。过去，人机的劳动边界相当明确，人类和机器各自有自身的运行模式和运行逻辑，AI和人类的协作大多处于并行或互补状态：无法完全理解AI决策逻辑的人类往往被动接受“算法黑箱”，而缺乏对人类背景理解的AI也只能“无奈地”时常输出那些合理但不符合情感或道德的“幻觉”答案[9]。未来，要真正实现合理的人机深度分工和协作，首要前提是从技术和社会认知的双重层面实现彼此对于决策逻辑的有效理解。

在技术层面，国内外的大模型已经初步展示了“算法黑箱”透明化的可能性。以DeepSeek和GPT-4o为代表的新一代大模型，正在通过思维链等技术推动实现AI推理过程的可视化，推动AI向可解释人工智能转型。在此基础上，人类可以更好地理解AI的工作原理，从而在协作中保持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并赋能AI认知劳动，降低AI的“幻觉率”，提高AI的认知精度。随着这一进展，人机协作有望突破传统的“机器辅助人类”与“人类辅助机器”的对立，打破“人换机器”“机器换人”的循环，进入人类与AI相互赋能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AI不再是取代者，而将成为与人类共同推动社会生产力和创新能力发展的伙伴。

在社会认知层面，人类与AI的双向赋能仍面临巨大挑战。人类在与机器漫长的历史互动中习惯性地让渡自身的权力和劳动，接受机器替代简单重复劳动的“代劳”逻辑。然而，AI技术的迅猛发展要求我们重新审视人类在人机协作中的主体性价值。在认知劳动过程中，人类和AI都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而是同样参与生产过程的行动者。人类必须跳出“取代与被取代”的工具理性叙事，重新确立自己的主体地位，思考如何在人机协作中发挥人类劳动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的独特作用。这不仅是技术发展的需求，更是对抗被异化的风险和重塑人机关系的关键。

二、人与 AI 协作的异化表征与潜在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而言，AI 技术引发的工具理性扩张已超出技术中立范畴，形成对人类主体性的系统性侵蚀，其潜在风险涉及个体认知能力退化以及社会关系物化。这种技术驯化进程正在引发深层的伦理困境：当人类将认知、情感与决策权逐步让渡给智能系统时，技术异化已从物质生产领域扩展至精神生产领域，形成主体性消解的现代性危机。具体而言，人与 AI 协作滋生了认知惰性和情感替代双重异化现象。

（一）认知惰性：思维能力的持续退化

人与 AI 协作的一个异化表征是思维能力的持续退化，这种退化不仅仅是认知能力被算法肢解，也体现在注意力与创造力被人工智能技术所挟持。生成式 AI 引发知识创造范式的根本转变，但当知识生产者广泛使用 AI 辅助知识生产时，人类复杂的“思考”就会被分解为提示词工程、结果筛选与文本润色三个阶段，这种工业化生产模式导致认知过程的碎片化：原创性思考必需的困惑挣扎被跳过，批判性思维依赖的论证训练被规避，知识创新蜕变为语料库的排列组合。生成式 AI 将人类思考转化为概率模型的参数优化，知识创造的创新和超越被 AI 系统的确定性所消解。

更值得警惕的是认知权威的转移，换言之，人工智能会逐渐替代人类来定义何为知识。当维基百科的编辑争议需要 DeepSeek 仲裁，当学术论文的创新性由 AI 检测系统判定，知识生产的质量标准就会逐渐从人类理性转向算法逻辑。这种权威转移制造出新型认知垄断——掌握数据训练权的技术公司，通过定义算法评价体系间接控制人类知识演进的方向。

（二）情感替代：社会关系的技术导向

人与 AI 交互的异化表征还体现在对于情感和亲密关系的忽视与替代上。在人类与 AI 的互动中，情感纽带和亲密关系的建立与维系往往被简化为一种工具性和功能性的需求，而不是基于真实情感的互动。

这种异化体现在情感表达和情感需求的“去人性化”过程中。社交平台和 AI 系统不断通过与用户的互动，收集情感数据并加以处理，这种互动不再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真实接触和沟通，而是通过机器生成的反馈进行的情感回应。当我们与 AI 系统交流时，情感的表达和体验不再是由自然的人际关系推动的，而是通过与“非人”存在的互动，逐渐将情感需求转化为可量化的输入与输出。AI 这一他者不再是一个复杂的、不可完全理解的存在，而是一个可以被算法解析的、完全符合预设需求的他者。

更进一步，当 AI 系统参与到情感互动中，尤其是在恋爱、陪伴和心理咨询等领域时，人与 AI 之间的关系逐渐会成为一种自我封闭的情感循环。人与 AI 的交流被算法优化以追求最适合的互动模式，人与人之间的偶然性、情感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被系统排除。在这种环境下，真实的“相遇”——那些充满意外、冲突与成长的时刻，几乎不再存在。AI 系统通过分析用户的行为数据，预测并回应用户的情感需求，但这种预测性和控制力排除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实碰撞和不确定性。因此，人与 AI 的情感互动不仅是对他者差异性的简化，还是一种技术化的情感压缩，让人们逐渐失去与他者真实接触的机会。

三、应对异化：以人为本与技术谦逊

人类与 AI 的日常交往正逐渐导致一种异化现象，个体的认知与情感需求被过度技术化、工具化，人类主体性逐步受到侵蚀。AI 系统在提供便利的同时，也在无形中剥夺了我们对信息的选择与决策的自主性，使得人类与技术的关系逐渐失衡。本文在探索对抗异化的可能路径的同时，也强化了技术谦逊的观点，后者作为传播伦理的新伦理观，有助于探索出一条 AI 时代以人为本的交互路径。通过技术谦逊，我们可以保持对技术的批判性思维，在尊重人类价值的基础上，推动人与 AI 的和谐共生。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一）对抗异化：AI时代以人为本的价值强化

诚如上文所言，从智能设备到人工智能，人类的认知、情感甚至决策行为，都受到数字技术和人工智能的深刻重塑。然而，这样的技术变革并非全然有利，尤其是当技术逐渐成为我们认知和决策的主导力量时，人类的主体性和独立性可能会遭到侵蚀，对抗技术异化的关键是思考如何在数字世界中重新定义人类的角色和主体性。

在认知层面，人类的思维在现代技术的塑造下，尤其是在社交媒体和搜索引擎的影响下，变得愈加单一化。技术的便利性虽然提高了信息获取的效率，但同时也通过算法推荐和信息过滤，限制了人们的认知范围。为了抵抗这种信息茧房效应，个体需要主动参与到媒介素养的培育与提升之中。例如在与AI协作时，用户可以进行更多自我调节和判断，避免一味依赖AI的结论，从而保持思维的独立性。此外，我们还可以通过运用传统的思考方式，例如手写笔记或绘制思维导图，来激活大脑的多维度思考，而非依赖于技术产品的简单化思维。这些活动有助于保持大脑的神经可塑性，避免技术导致的认知退化。

在情感层面，我们需要重新审视人与AI的情感互动边界。一方面，要警惕人工智能在情感领域的过度干预，特别是在恋爱、陪伴和心理咨询等领域。通过设立情感界限和伦理框架，可以有效防止情感需求被技术化的工具所代替。例如，AI可以充当情感支持的补充角色，而不该替代真实的社交互动。帮助公众认识到人与AI互动中的情感差异，使人们在使用AI进行情感交流时，能够保持理性与审慎态度。另一方面，社会应推动AI技术开发者考虑情感伦理，避免对人类情感的简化与压缩。AI在进行情感回应时应保持一定的透明度和伦理标准，让用户明了其背后的算法逻辑，避免形成情感操控的无形压力。同时，在设计与AI互动的应用时，要考虑人的多样性和不可预测性，避免情感互动变成一套标准化的模式。

在行为决策层面，技术的介入使得人们越来越依赖通过机器来作出选择。针对权力让渡和主体消解，特别是“算法黑箱”所带来的控制风险，关键在于增强透明度与人类对AI决策过程的认知控制。一方面，要推动AI技术的开放和透明，要求开发者公开算法模型、数据来源及其操作机制，让公众了解AI的决策原理，避免算法权力的隐性操控。另一方面，应加强对AI使用的法律和伦理约束，确保用户在使用AI时拥有明确的知情权和选择权。对于每个涉及决策的领域，都应建立相应的监督机制，避免无形中影响个体的自主判断与选择。此外，在这一过程中，信息把关者的角色需要转变为具有多元视角的审查者，而非单一算法决策者。媒体、学术机构和社会组织应肩负起责任，通过对算法及其应用的分析与评论，确保人类在数字时代的知识生产和社会互动中保持主动性与多样性。基于这一点，公众的算法素养和批判性思维至关重要，它们能帮助人们认识到AI对决策的潜在影响，并识别技术权力背后的操控本质。

（二）技术谦逊：人与AI协作的新伦理观

技术谦逊是人们应对AI时代重要的伦理观念[10]，为重构人机交互提供了价值锚点——它要求人类在技术狂欢中保持清醒，承认智能系统的局限性，并在人机协同中坚守认知主权与情感本真。这意味着，AI在交互中需要成为一位“建议者”而非“决策者”。AI通过对话并非直接给出答案，而是提供多样化的选择，并促使人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例如，推荐系统可以提供多种不同的视角而不是单一的答案，以便让用户作出更具独立性和个性化的选择。通过这种方式，人工智能不仅仅是工具，而将成为能够启发人类思维的协作伙伴。在AI时代，技术谦逊的核心价值体现在对人类主体性的深刻反思上，它通过审慎的技术使用，保障人类的独立性、自由性与道德尊严。AI应当作为服务工具，助力人的决策与判断，而非替代人的思维与情感。技术谦逊要求AI技术和研发团队在设计和应用时，始终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确保人类在做决策时拥有足够的自主判断空间。这意味着，技术的使用应增强而非压制个体的自由和选择权。AI作为工具应赋能人类，而不是成为限制个体选择的枷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

锁。在人类与AI的互动中，技术不仅不应取代人的独立思考与创造能力，还应激发人类的批判性思维和创新性思维，帮助人类在复杂情境中作出更加独立和明智的决策。

技术谦逊并不是对技术的全面否定与拒绝，而是对技术的合理期望与审慎管理。它强调在技术的开发、使用与监管过程中，技术开发者、使用者及监管者应具备足够的伦理意识与责任感。为了避免技术滥用或误用，技术开发团队和社会各界需要明确技术应用的边界，并建立透明且负责的伦理审查机制。这种审查机制不仅保证技术应用符合道德和社会价值，也确保技术进步在为人类服务时不偏离正轨。例如，AI在医疗、教育、金融等领域的应用需要更多的伦理反思，要确保技术不会加剧社会不公或侵犯隐私权。在这种背景下，技术谦逊为我们提供了平衡技术效率与人文关怀的伦理观，促进技术与人类价值的和谐共生。

总之，技术谦逊作为一种新兴的伦理观，促使人们在享受技术进步所带来的便利与效能的同时，时刻保持对技术可能带来后果的警觉。它呼吁我们审视技术背后潜藏的社会和道德风险，并通过伦理审查和社会责任来规范技术的发展和应用。通过技术谦逊，人们不仅可以确保AI技术在为人类服务时不偏离人类的核心价值，还能够在与AI的交互中回归人类本位，实现人与技术的和谐共生。

四、结语

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人与AI的协作经历了工具化、拟人化和代理化三个阶段。最初，AI作为工具帮助人们提高效率，但随着技术进步，人类逐渐面临主体性困境，认知劳动的价值被削弱。进入拟人化阶段后，AI开始具备情感识别与类人行为，这加深了人类对隐私权与决策权转移的担忧。在代理化阶段，AI不仅执行任务，还能自主决策，这进一步挑战了人类的主导地位。为应对这些问题，本文主张在AI发展过程中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通过技术谦逊伦理路径，保障人类的认知权、决策权和情感体验，设立清晰的人机互动边界。AI应从“决策者”转向“建议者”，实现人机双向赋能与价值共塑，推动技术创新与社会价值的和谐发展，确保人类在与AI的协作中始终保持主导权、体现主体性。

注释：

[1] 项晓岚，张圣宇，吴飞．人工智能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现状解析与未来展望．计算机研究与发展，2025（1）：281-283.

[2] ELYOSEPH Z，SHOVAL D H，LEVKOVICH I. Beyond personhood：ethical paradigms in the generativ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era.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Bioethics，2024（1）：57-59.

[3] 全丹，张亚楠．论智媒传播中人的主体性虚置与主导性迁移．传媒，2023（7）：93-96.

[4] 吴建南，马太平，周磊．人工智能安全治理的规则体系：国际比较与协同进路．中国行政管理，2024（12）：6-14.

[5] 张欣．人工智能治理的全球变革与中国路径．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25（1）：18-32.

[6] 何江，闫淑敏．人机劳动分工：生成逻辑、模式类型与作用机制．南开管理评论，2024（6）：88-99.

[7] 贾文娟．人工智能时代AI产品生产中的认知劳动．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85-93.

[8] 闫佳琦，沈阳．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驱动的媒介权力变革新范式．中国编辑，2025（1）：66-71.

[9] 张铮，刘晨旭．大模型幻觉：人机传播中的认知风险与共治可能．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5）：171-180.

[10] HESS E D，LUDWIG K.Humility is the new smart：rethinking human excellence in the smart machine age. Oakland：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2020：8.

（作者单位：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
浙江大学国际传播中心，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

［责任编辑：马伊颀］

中国知网 https://www.cnki.net